

許明 編著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中國佛教金石文獻

塔銘墓誌部四 宋卷

道安

許明 編著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中國佛教金石文獻

塔銘墓誌部四 宋卷

遜堂



# 北宋

## 洪州西山翠巖廣化院故澄源禪師碑銘

北宋建隆元年二月

徐鉉

聖人設教，賢者學之。有能極深研幾，剖疑析滯，不背本以矯激，不沿波而流宕，世人宗仰，時君褒異，斯可以爲君子矣。禪師名無殷，姓吳氏，連江人也。昔泰伯獲讓，肇啓南蕃，至德所及，流光百代，子孫蕃衍，吳越爲多，至今爲著姓焉。累世隱德，鄉曲推重，道氣鍾粹而生禪師。幼異常童，不染俗態，年七歲，從晉安雪峯真覺禪師出家。二十，詣開元寺受度。真覺之道，見重于時，禪師默識微言，盡得要旨。而復博考往行，幽尋勝迹，江浙諸郡，靡不經遊。先達推稱，後生請益，結轍連袂，虛往實歸。禪師以道貴沖用，性復虛靜，所止之處，學徒俯于人，輒復捨去。晚歲止廬陵之禾山，其名益彰。季唐先主召見之，特加禮遇，俾居廣陵之祥光院。嗣君踐祚，優禮有加，賜號「澄源禪師」，命移處豫章之上藍，西山之翠巖院。是皆都邑之勝概，高人之游集，自非密行淳德，不能鎮服群情，我迭居之，綽有餘裕。雖身在巖谷，而恩注帷宸，存省問遺，使者相望。享壽七十有七，建隆元年春二月五日終於翠巖院。甘露被樹，數日不晞；皓鶴盤空，三周而去。門弟子用西域之禮，葬于院之巽隅，封于其上。恩旨褒飾，名其丘曰「大醫」。道俗孺慕，會其葬者萬數。鉉也趨捨異術，聲塵致睽。于時釋氏方盛，師門互啓，嘗侍嗣君宴語，從容上言曰：「古稱千里一賢猶比肩也，今號長老者十數，無乃多乎？」嗣君深以爲善，因曰：「惟澄源師其殆庶矣！」無幾何，以家門情禮，請告至山，會師已沒，瞻仰遺像，參迹行事，乃信名不虛得，亦表君之知臣。今來京都，復與師弟子鑿琮相遇。琮師志性端慤，修習精勤，肅奉成規，博總衆藝，慈惠救物，時人稱之。明詔賜號「慧覺大師」，錫以紫

服，朝恩浹于累世，實教門之榮觀也。于時，禪師委順三十年矣，琮也思廣銘頌，庶永遺風，以鉉嘗學舊史，見求直筆。若夫褒善稱伐，翰墨攸先，載瞻西山，實寄松楸，敢抽秘思，以告九原。銘曰：

芑芑東越，武夷之區。時生異人，與古爲徒。禪師出焉，俊邁且都。顯顯南楚，西山作鎮。真靈所宅，教法斯振。禪師居之，允矣令問。道無不在，法非可名。理超言象，俗仰風聲。豐碑載勒，勝氣長生。猗嗟來者，用此爲程。《徐公文集》卷二七 《永樂大典》卷八七八二

## 證悟禪師碑

北宋建隆元年十月

資壽寺禪院第二代證悟政危禪師於此，大宋元年庚申十月望日。小師法敏、法行、法智、法永、法悅、法聰、法通、法純、法定、法善、法寶、法珣、法臺、法□、法明、法文、法祥、法喜、法□、法真、法堅、法圓、法慧、法澄、法登、法宗、法壽、法雲、法中、法謹、法尊、法才、法海、法深、法遠、法江、法寬等，在淮河東涯黑石潭蓮城此處。《安徽通志稿》金石古物考三

碑刻說明：石高二尺三寸，廣一尺三寸五分，九行，正書。在安徽鳳臺縣資壽寺門外東壁。

## 高麗康州智谷寺真觀禪師碑

北宋乾德二年九月二日

王融

### 高麗康州智谷寺真觀禪師碑

我英主善慶承家光嗣宗社之七載也，歲在大荒落，不貴難得貨，多求君子儒人，無胡越之心，時有魯衛之政。三月登春臺，讌鹿鳴，四顧江山，一同水鏡。倏忽俄騰雲氣，赳起東南旁，詢從者，皆言莫我知之。爰

召大史，審卜吉凶。乃曰：「去此千里之內，有非常之人，掩秘重泉，汨沒盛德，苟書貞石，必福大邦。」王乃馳詔追訪。是月，有功德使告以彼方故真觀禪師塔廟于日高放祥光，上衝層漢，披覽飛奏，感動皇情。尋時命墨林臥錦之徒，僉其著述，歌雞足傳衣之者，顯我徽猷。時政匡翰林學士崔承老則數朝紡絡絲綸之手也，對揚休命。夫黜幽陟明，計王者之旨，抽毫進牘，自才子之辭。苟若不當，亦由非用。豈獨緇黃之分，仍全遠大之名。頓豁王慈，深形嘉獎。既能舉爾所知，而乃必得其人。崔子拜而對曰：「有閩川拂衣者王融，去載宣草《鷲谷山玄覺禪師碑頌》一斫，雖文學弗充，且心力罔怠，希言歷試，必進聿修。」上謂崔子曰：「卿有蕭鄴侯善薦之知，有嵇中散踈慵之患。酷眷揚善，味若佳餚。」乃詔太匡內議令判摠翰林王融，於玉案前語之曰：「昨觀徵兆，尋悉端倪。黃金銷骨，非土木以能□；白玉毫光，豈峯巒之可掩。況彰靈感，宜播顯通。何必峴首山頭，獨高墮淚；曹娥□畔，久銜好辭。豈果兒不能援囊中，被女子如是爆天下。爾自佐先王，及輔種人，典我契書，居吾左右，今何其雨露之恩，在予升降。誌彼象龍之行，自爾操持，俾相質以彬彬，庶披文而亶亶。如鏡當空，媼妍莫匿，直書其事，勿遜弗才。」臣融兢惕俯伏，拜讓弗獲。凡銘鐘刊石，表天子之盟，歃血捧盤，旌諸侯之信。理符大□□凡庸，若非夢筆，焉敢代天。或聞千鈞所重，荷負非難；一字雖微，褒貶不易。上曰：「博陵既有犯顏，琅邪復何愧色。」以至汗浹身首，愁塞肺腸。一夜賦瀟湘，世推敏速；十年詩古鏡，人侮遲延。臣遲速之□，皆無分焉，泣稟王命，率爾爲之。竊聞法無所住，身豈有常。若皎月虧盈，不離圓明之體；而凡夫顛倒，自生分別之心。非聲而求，非色而見，二千年後，嗣我者誰？即智谷真觀禪師有是夫。師諱釋超，俗姓安，當國中原府人也。父尼藻，攝司馬。積有家門，深明禮樂，不遷怒而弘其大，不貳過而蘊其仁，州里敢欺，父老見讓。厥初，母劉氏夢感七星之瑞，飛入口中；孕符十月之胎，誕生脇下。門獲桑蓬之慶，心傾乾象之徵，以慰慈親，迺由貴子。乾化二年壬申十月十五日。師自離胎蔭，宛異童蒙，耳長至肩，手垂過膝。洎臨四歲，不臭五辛，雖踰火宅之中，遽拔塵籠之外。儀容漸異，去住不同，碧嶂寒春，定知帶玉，清江照夜，信是藏珠。及其稍認東西，忽爾自陳心意，俄白北堂

曰：「適以戲至隣家，聞彼上人，誦《妙莊嚴王品》，王許二子出家，因從一念，福及多生，忍將羊鹿同途，又與馬牛竝轍。」家君既允，國王亦俞。戊寅歲，乃詣靈巖山麗興禪院，禮足法圓大師。師問曰：「童子何許來？」對曰：「從來處來。」師莞爾而笑曰：「一星之火，擬燎于原。」又問曰：「來意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願事巾餅。」師曰：「好在著。」於是會彼親疎，與其剌染。方處叢林之內，迥超群木之中。簷蔔分香，豈與芝蘭共臭；優曇吐豔，寧將桃李爭芳。傳衣而不在他人，入室而唯知自我。戊子二月，詣法泉寺賢眷律師下，受具足戒，聞經掩耳，卷篋悟心。點石因緣，未知幾世；拋籌功德，應是數生。門徒咸仰於切磋，寺衆皆期於磨琢。庚子春，遠辭曰域，直指錢塘。艤舟方人於清宵，蜃氣俄騰於碧漲，人皆失色，我獨破顏，彈指一聲，大波頓息。及到浙西，杖鉢先詣龍冊，作禮而立。龍冊明其眼目，弗復舉揚，語大衆曰：「善爲安排。」日往月來，星攢霧集。類離巢之鸞鷲，瑞應九包；譬出水之芙蓉，香騰千葉。至于巡禮適足，龍華一面，宗師如□□，自此名聞四衆，牽禦大乘。半夜霜寒，星吼匣中之劍；滿天雲暗；雷哮壁上之梭。師比爲離念無心，□□樓禪有地。丙午開運三載，却辭百越，歸復三韓。退鷁風前，空勞羽翮，俊鷹天末，別得程途。及採□帆，遽朝丹闕。時定宗文明王徵住興州，宿水禪院。莫不施四生之藥石，盡絕沉痾；架六路之津梁，咸歸正道。己酉，我光宗大成王分金輪之位，中統山河；奉沙界之尊，上遵香火。承佛付囑，作我檀那，特詔於智谷寺匡衆。師往彼之夕，其山之右，有三藏院主首感夢神異，及曙擁衆來相告言。至師上堂說法，滿山鳥獸，無弗哮吼。大哉！身不浴於餅中，蕭天子而焉知變化；鉢泊黏於石上，明尚座而方馱神通。人異威稜，我何采聒，爰居數歲，頗著多靈。比以□□，猶拘小得；方之□□，未足大來。穆穆乎道在其中，皇皇乎聲聞于野。至己未顯德六年，賜金城北龜山禪寺。奉命之彼，異片月出海，殊斷雲離山。有龍虎之護持，蓋因名德；無塵埃之染惹，迥爲清涼。具過去心，得未來□。□上賞於勦絕，眷彼縱橫，賜毳衲一襲并諸道具等。慶被皇猷，光敷像代，端居寶座，大闡真風。香爇六銖，炷煙雲之不泯；衣披百衲，包山水之長閑。聲價雄飛，學徒雌伏。雖寫經研骨，將報佛恩，而救鵠鸞身，且非我見。復移住城南廣通普濟禪



寺。彼衆也，如子見母，若渴得漿，冷暖益知，有無寧問，未盈一載，競聚千人。淘淘兮打浪搖盆，落落兮去砂得米。斯所謂一燈分焰，萬象同明，我則有法弗傳，彼亦無心而得。超揚先後，掩映古今。五彩龜毛，終難邂逅，一枝兔角，弗易承當。非有相於真如，是無知於般若。內充外應，絕後光前。了如水上之泡，□似空中之電。弗意慧日方昇於法界，慈舟倏返於禪河。粵乾德二年歲在甲子，壽年五十有三，夏臘三十有八。厭其妄轍之途，復我本原之趣。九月二日，上堂謂衆曰：「無生者真本，無往者法身。爰究古今，自生漂蕩，薪既盡而火滅，鏡若匣而像亡，孰爲去來，自非損益，古之道也。吾之後如佛遺勅，勿妄飾終。」乃端然示滅而已哉！異乎須彌屹若，金剛儼然，大地動搖，群心惻愴，飄風拔樹，暴雨崩湍。勞生雖歎於興亡，大法不離於圓頓。其嗣：澄鏡大師彥□，住原州文正院；彥欽，住智谷寺；彥緣，住廣州黑石院；彥國，住大白山覺頓院；玄光，住福巖院。其有參尋南北，隱遁林泉，有緣不隨，既往不返者，莫可勝紀焉。于月，塔於智谷山之陽，旌其禮也。朝廷遣使，諡曰「真觀禪師悟空之塔」。得不鑿其貞石，秘我真身，疊四面之煙霞，擁一峯之衣鉢。嗚呼！春迴鶯語，只因有景之徒；日落猿啼，不爲無心之者。我聖上自承大業，克啓中興，無爲豈下於勛華，有道奚低於昌發。秋水不抽三尺劍，薰風唯送五絃琴。到處則不令而行，膺時而無遠弗屆，凡聆德行，皆錄功名。以師隻履雖遺，片文未著，恐逾時□，漸泯聲塵，命勒豐碑，使流後代。縱燕珉刊盡，猶未備於鋪舒；蠲竹蔓殘，莫能供於彈灑。臣幸非編柳，曾未夢花，石或能言，應嗤造次，龜如解語，必銷荒唐，敢望獲麟，且希絕筆。謹爲銘曰：

不住者法，不常者身。十方諸佛，三界衆人。了其妄想，達乎至真。從凡入聖，轉大法輪。其一。通非虛空，礙非牆壁。休閒來由，徒生分析。去其取捨，歸于湛寂。□者廓然，復何處覓。其二。門外北秀，門內南能。曉諸法□，明一心燈。不拘細行，不著大乘。默然在上，道弗可勝。其三。威儀濟濟，形質落落。空裏百禽，雲表一鷲。不棲偏僻，唯翫遼廓。智者能者，了弗可度。其四。孤雲無定，片月長閑。影明諸夜，跡起衆山。遍虛空外，了方寸間。剎那彈指，事弗相關。其五。昔別三韓，遠

遊百越。歸亦不辭，到亦不謁。出栴檀林，離師子窟。以此校量，復何虧闕。其六。昇堂若日，集衆如雲。鳥獸非一，哮吼成群。是人皆聽，唯我不聞。本無聲色，焉有區分。其七。□□□榆，四居蘭若。人皆取上，我獨接下。髮辱仙人，金勞長者。豈不然乎，當如是也。其八。大哉我法，渙然他心。本無生滅，奚有光陰。眉毫似玉，面色如金。隨緣赴感，棧險航深。其九。雲斷無蹤，月沉無跡。校彼圓明，如此□昔。身出大千，履遺一隻。乃詔詞臣，銘于巨石。《釋苑詞林》卷一九一

## 高麗國尚州曦陽山鳳巖寺王師贈謚靜真大師

### 圓悟之塔碑銘并序

北宋乾德三年六月

李夢游

高麗國尚州曦陽山鳳巖寺王師贈謚靜真大師圓悟之塔碑銘并序

奉議郎、正衛翰林學士、前守兵部卿、賜丹金魚袋臣李夢游奉敕撰，文林郎、翰林院書博士臣張端說奉敕書并篆額。

嘗聞八極之中，括地貴者曰身毒，三界之內，推位尊者曰勃陀。西顧之德天彰，東流之教日遠。是故伯陽著我師之論，尼父發聖人之譚。矧復殞星紀於魯書，金姿放曜；□□徵於漢夢，玉□傳聲。轉四諦□，說三乘法。化緣已畢，臨涅槃時，告迦葉兼付其無上法寶，欲令廣大宣流，宜護念以常勤，俾脫苦於生死。由是，大迦葉以所得法眼，付囑阿難，自此傳承未嘗斷絕，中則馬鳴、龍樹，末惟鶴勒、鳩摩，相付已來二十七代。後有達摩大師，是謂應真菩薩，□大□□東夏傳風。護心印以無刊，授信衣而不墜。東山之法，漸獲南行，至于曹溪，又六代矣。自尔繼明重跡，嫡嗣聯綿。曹溪傳南岳讓，讓傳江西一，一傳滄州鑒，鑒猶東顧傳于海東，誰其繼者？即南嶽雙磎慧明禪師焉。明復傳賢磎王師道憲，憲傳康川伯巖楊孚禪師□即我



大師嚴師也。大師諱兢讓，俗姓王氏，公州人也。祖淑長，父亮吉，竝戴仁履義，務存達己之心；積德豐功，貴播貽孫之業。勞筋骨而服職，抱霜雪以清心。州里稱長者之名，遠近□賢哉之譽。况自□曾之世，咸推郡邑之豪。戶不難知，故無載此。母金氏，女功無敵，婦道有規。擬截髮以專情，指斷機而勵節。敬恭僧佛，禮事舅姑。俄夢流星入懷，其大如甕，色甚黃潤，因有娠焉。由是味撤葷腥，事勤齋護。循胎教以無已，幾過期而誕生。大師天骨特異，神彩英奇。□曳萊衣，迨跨竹騎，縱爲兒戲，猶似老成。坐必加跣，行須合掌。聚沙畫墁，模像塔以依稀；採葉摘花，擬供具而陳列。年至鼓篋，日甚帶經。訓詩禮於鯉庭，聽講論於鱣肆。頗勤三絕，謂隘九流。乃懇白於慈母嚴君，固請許於出家人道，投於本州西穴院如解禪師，因爲削髮，便以留身。志在朝聞，學期日益。實由功倍，誰曰行遲？桴乍援之，鐘遽甗矣。於是，知有赫曦之曜，伏窺突奧之光。出□四方，行擇三友。遂以軋寧四載，於雞籠山普願精舍稟持犯，然後坐雨心堅，臥雲念切。護戒珠而不類，磨慧劍以無鈍。能持繫草之心，轉勵出塵之趣。唯勤請益，靡滯遊方，遂謁西穴院揚乎禪師。禪師豁青眼以邀迎，推赤心而接待。於是持其由瑟，鼓在丘門。既名知十之能，或展在三之禮。服膺不怠，就養惟勤。俄歎曰：「急景如駒，流年似箭。若跼牛涔之底，未浮鼃海之波，難詣寶洲，焉窮彼岸。」乃以□□三季，伺鷁舟之西泛，逐鵬運以南飛。匪踰信宿之間，獲達江淮之境。纔越天塹，將往雪峯，到飛猿嶺上，遇般米禪徒，同路而行，一時共歇，徒中有一僧指枯榕曰：「枯木獨占之，春來不復榮。」大師接曰：「迥然塵境外，長年樂道情。」於是衆皆歎伏，無不吟傳。縱煩鼓舌之勞，□叶傳心之旨。遂躋于台嶺，謁遍禪居。或杖虎錫於雪嶠雲岑，或洗龍鉢於飛溪懸澗。既多適，願愈切。尋幽詣於谷山，謁道緣和尚，是石霜之適嗣也。乃問曰：「石霜宗旨的意如何？」和尚對云：「代代不曾承□。」大師言下大悟，遂得默達玄機，密傳秘印。似照秦皇之鏡，如深黃帝之珠。洞究一真，增修三昧。□□沮色，珠火耀光。標領袖於禪門，占笙鏞於法苑。何啻赳赳，實是錚錚者矣。大師又製偈子呈和尚曰：「十个仙才同及第，榜頭若過總得閒；雖然一个不迴頭，自有九人出世間。」和尚覽之驚歎，因造三生頌，許令衆和。大師養勇有

餘，當仁不讓。搦兔毫而□理，編鳳藻以成章。莫不價重碧雲，韻高白雪。豈真理之究竟，併綴緝之研精。於世流傳，故不載錄。大師心澄止水，跡寄斷雲。異境靈山，必盡覽遊之興；江南河北，靡辭跋涉之勞。以梁龍德四年春，跳出谷山，路指幽代。將禮五臺聖跡，遠履萬里險途。屆於觀音寺，憩歇之際，晝夜俄經，忽思面上赤瘡，致阻參尋之便，未逢肘後秘術，莫資療理之功，久不蠲除，漸至危篤。遂乃獨坐涅槃堂上，暗持菩薩願心，頃刻之間，有一老僧入門問曰：「汝從何所，所苦何如？」大師對曰：「來從海左，久寓江南，苦是毒瘡弗愈而已。」乃曰：「且莫憂苦，宿冤使然。」便以注水如醴，洗之頓愈。謂曰：「我主此山，暫來問慰，唯勤將護，用事巡遊。」辭而出歸，豁如夢覺，皮膚不損，痕癬亦無者。蓋爲大師躬踐清涼，親瞻妙德。由早承於龜氏宗旨，果獲遇於龍種聖尊。不可思議，於是乎在。厥後西經雲蓋，南歷洞山。境之異者必臻，僧之高者必覲。後唐同光二年七月，迴歸達于全州喜安縣浦口，泊至維舟，深諧捨筏。是猶孟嘗之珠還在浦，雷煥之劍復入池。德既耀於寶身，志益堅於高蹈。矧屬天芒伏鼈，地出蒼鵝。野寇山戎，各競忿爭之力；巖眉岫嶼，半□焚□之灾。爰遵避地之□，仍抗絕塵之跡。效玄豹之隱霧，畏鳴鶴之聞天。庇影山中，韜光廡下。而乃雖曰煙霞之洞，漸成桃李之蹊。莫遂潛藏，更議遷徙。康□伯巖寺，是西穴故師所修，移住也。以自先師謝世，法匠歸真。門人多安仰之悲，信士發靡依之歎。况又雲□煙嶺，四時之變態相高；松韻竹聲，百籟之和唵不斷。宛秀東林之境，堪傳西域之宗。越以天成二季，就而居焉。大師臺法鏡以常磨，照通無核；篋禪□而待扣，響應有緣。遂使歸萬彙之心，拭四方之目。訪道者雲蒸霧涌，請益者接踵聯肩。化遍海隅，聲振日域。新羅景□□□憑玄杖，擬整洪綱。雖當像季之時，願奉禪那之教。乃遣使寓書曰：「恭聞□師早踰溟渤，遠屆曹溪。傳心中之秘印，探領下之明珠。繼燃慧炬之光，廣導迷津之路。禪河以之汨汨，法山於是峩峩。冀令雞□之玄風，播在鳩林之遠地。則豈一邦之倚賴，寔千載之□□。□上□□曰奉宗大師焉。大師方寸海納，無所拒違。唯弘善誘之功，□慎見機之道。至清泰二年，念言弘道，必在擇山。決計而已，備行裝，猶預而未謀離發。忽尔雲霧晦暗，咫尺難分。有神人降謂大師曰：「捨

此奚適，適湏莫遠。」於是衆咸致惑，固請淹遲。大師確然不從，□以□去，有虎哮吼，或前或後，行可三十里，又有一虎中路相接，左右引導，似爲翼衛，至于曦陽山麓，血餘印跡，方始迴歸。大師既寓鳳巖，尤增雀躍。是以陟彼峯巒，視其□面。千層翠巘，萬疊丹崖。屬賊火之焚燒，致劫灰之飛撲。重巒複澗，固無遷變之□；佛闍僧房，半是荆榛之地。屹余者龜猶戴石，禪德鐫銘；巋然者像是□金，靈光照耀。既銳事修之志，寧辭必葺之功。追迦葉之踏泥，效捷連之掃地。營構禪室，誘引學徒。寒燠未遷，竹箬成列。大師誘人不倦，利物有功。至使商人遽息於化城，□子咸歸於寶□。□樹而栴□馥郁，滿庭而菡萏紛敷。恢弘禪祖之風，光闡法王之教。恩均兼濟，德贍和光。雖守靜默於山中，而示威猛於域內。潛振降魔之術，顯揚助順之功。遂使蟻聚兇徒，蛇奔逆黨。遽改□迷之性，勿矜強暴之心。漸罷爭田，各期安堵。時清泰乙未歲也，我太祖以運合夷兇，時膺定亂，命之良將，授以全師。指百濟之狡窟，展六韜之奇謀，異略。桴鼓而山河雷振，張旗而草樹霞舒。我則鷹揚，彼皆魚爛。□□辛於牧野，敗楚□於烏江。竭海剝鯨，傾□□□。四□□□氛有暗，一朝而掃蕩無遺。是用封墓軾□，繼周王之高躅；重僧歸佛，遵梁帝之遺風。摸五天而像飾爰崇，闢四門而英賢是召。於是道人輻湊，禪侶雲臻。爭論上德之宗，高贊太平之業。此際大師不待鵠版，使出虎溪。動白足以步□□□□喜□□□□府，府有鍊珠院，院主芮帛常誦楞□□□□□夜夢仙豎從宰堵波頂上合掌下來曰：「當有羅漢僧經過，宜以預辦供待者。」翌旦，集衆言其所夢，衆皆歎異，洒掃門庭，竚立以望。至于日夕，果大師來，及詣京師，太祖見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莫不應對如流，懊見大師□□□□□□曰：「自玄奘法師往遊西域，復歸咸京，譯出金言，秘在寶藏。降及貞元已來，新本經論滯多，故近歲遣使□□□大藏真本，常令轉讀弘宣。今幸兵火已燼，釋風可振。欲令更□一本，分置兩都，於意如何？」大師□曰：「此實有爲功德，不妨無上菩提，□□□□□□其佛恩與王化，可地久以天高，福利無邊，功名不朽矣。」自余，一心敬仰，四事傾勤。或闢紫宸而懇請邀延，或詣紺宇而親加問訊。而乃鶴情猶企，戀雲洞以日□□□□鳳宸是辭，出天衢而電逝。是以命僧史以援送，厚淨施以

寵行。道路爲之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□歸霞嶠，七換星槐。每傳驛之往來，寔香茗之饋遺。俄聞九天之鼎駕昇遐，四海之金絲遏密。雖是□言之者，豈無出涕之哀。暨惠宗纂承丕構，繼稟先朝。遣乘輅之可使，稱負宸之有因。由是大師馳僧介以飛奏章，慶王統之光嗣緒。遙伸祈祐，未暇締緣。雖崆峒之請有期，奈蒼梧之巡不返。迨于定宗繼明御宇，離隱統天。常注意於釋門，冀飫味於禪悅。惟大□不辭跋履，步至京華。設鑿國之藥言，喻從繩則木正。事如投水，道洽補天。沃心有餘，書紳可驗。乃以新製磨納袈裟一領寄之。及乎歸山，又以新寫義熙本《華嚴經》八帙送之。蓋爲大師色空無異，語默□同，每贊金□，常披玉軸故也。今聖騰暉虹渚，毓德龍淵。顯膺千載之期，光嗣九天之位。功高立極，業盛承基。將安東土之人，深奉西軋之教。勤庶政於君道，種多福於僧田。鄭定水於禪河，泛慈波於宸澤。楞迦之門大啓，摠持之苑廣開。□欲遠迓慈軒，親瞻慧眼。以聖朝光德二年春，馳之駟騎，寓以龍緘。敘相遇之必諧，懇來儀之是望。大師亦擬出東林，將朝北闕。催淨人之晨爨，趨從者之行裝。時寺有一面鼓，架在法堂上，忽然自鳴，厥聲坎坎，若山上之砰礚，猶谷底之颼颼，衆耳皆驚，同心請駐，大師確不從請，便以出行。□□□中，果遇中使。禪侶則來經月岳，王人則去涉漢江。既忻邂逅之逢，不議逡巡之退。泊乎路人圻甸，禮備郊迎。仍令諸寺僧徒，滿朝臣宰，冒紅塵而導從，步紫陌以陪隨。尋於護國帝釋□安下，詰旦□□□高闢天門，別張淨室。親迎雲霧，特□齋□。□鑽仰□□□□諮諏於政道。大師既諧就日，必擬迴天。言忘言之言，說無說之說。豈獨資乎道味，抑能導乎政風。雅弘開濟之功，終叶歸依之懇。迺以其年四月，移住舍那禪院，仍送磨納袈裟一領，兼營齋設□□□□上謂郡臣曰：「□惟幼种獲承□□□當伺□□□□討史籍之文，昔自軒皇，逮于周發，僉有師保，用匡不迨，故曰君民也。師臣則王，友臣則霸，况師高尚者，可謂其利博哉！今覩曦陽大師，真爲化身菩薩矣，□不展師資之禮乎？」僉言可矣，罔有異辭。□□上命兩街僧摠大德法輿內議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詣禪扃，備傳聖旨，續遣中使送錦緣磨納袈裟一領，并頂踵之飾等。然後上領文虎兩班，及僧官暫出珠宮，親臨金地，手擎鵲尾，面對龍頤。仍詔翰林學士、太相□兵部令金岳宣綸□□□□□□□遠

公，傾心頂戴；□王逢於僧會，禮足□□。□□□傳，古今美事。寡人雖德慙往哲，而志敬空門。勵行孜孜，修心惕惕。大師優曇一現，慧日重明。瞻蓮眼而煩惱自銷，覩果脣而塵勞頓息。多生因果，今世遭逢。敢啓至心，仰聞清聽。願展爲師之禮，冀成累劫之緣。躬詣松開，面伸衷懇。伏希慈鑒，俯許誠祈。請□□□□加尊号爲「證空大師」。劫劫生生，託慈航之濟渡；在在處處，攀慧幟以游揚。頓首謹白。於是道俗具寮一齊列賀，禮無違者，道益尊焉。大師跡現四依，功修萬劫。言必契理，行乃過人。既交香火之緣，有期叨利之行。開示希夷之旨，發揚清淨之風。顯□□□□□□□傳法寶。實使金輪悠久，益能玉泉光輝。慈燈之焰透三韓，甘露之澤均一國。自棲輦轂，屢換星霜。化導之功已成，肥遁之身是退。越以周廣順三年秋，還歸故山焉。□□□□以摠衣避席，從請益以□虧；遠致高情，奈忘機之不輟。躬攀法軌，泣□□□。□杖□□，恣鶴步於三秋曠野；拂衣輕舉，尋鳥道於萬里舊山。余後輶騎聯翩，王人往復，交轡道路，綴影巖礫。贈之以香盃水瓶，極彫鏤之工巧；副之以鳩□□海，窮□味之芳馨。慶□既多，□恭益切。□顯德三年秋八月十九日，忽告衆曰：「吾西學東歸，將踰三□□□住誘□後來，借以青山白雲，導彼迷津失路。每或披尋玉偈，資國福緣。今風燭水泡，未能以久，難將作矣，吾欲往焉。各執尔心，勉遵佛訓。」又謂傳法之首迥超禪師曰：「□□構室，繼以傳燈。唯事光前□□□者。」言訖□泊然坐滅，享齡七十九，歷夏六十。是日□□□□地動山搖，鳥獸悲鳴，杉栝萎悴。於是緇素學流，遠近耆幼，覩變異之非常，含悲憂而競集。洒泣流於原野，哀響振於山溪。豈唯魯聖發壞木之歌，闍王驚折梁之夢而已哉！上□□震悼，哭諸寢焉。乃遣使左僧□大德□猷元尹、守殿中監韓潤弼等□□□□□名□。又遣謚号塔名使元輔金俊巖、使副佐尹前廣評侍郎金廷範等，贈淨謚曰「靜真大師圓悟之塔」。仍命有司寫真影一鋪，錦緣金軸，不日而成，并題讚述。因令右僧維大德宗义、正輔金瑛□、衛兵部卿金靈祐等充送真影使，兼營齋設□□□□□□□遂使飾終之禮著矣，尊師之道焯焉。大師立性純樸，抱氣英奇。眼點珠明，骨聯金細。汪汪焉波澄萬頃，磊磊若嶽聳千尋。每以勸勵學徒，語簡旨遠。故或門□不離左右□□□者何

□□□□也。□識閻梨問：「彼此不相識時如何？」師云：東西不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一處活。師云：「嗚日轉高，後代何憂？」其所謂簡遠，多此類也。豈土木之形骸，無毫釐之差錯。所稟護□一缺遺，故得年漸逼於桑榆，身轉輕於黍累。或當盥□，坐在盆中，□若□□，未嘗□沒。又衲衣故弊，縱不澣濯，體無所食，蟻蝨不生。若此已來殆餘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夢坐于三層石浮圖上者，衆中有解者云：「大師必見三度加号，爲萬乘師事矣。」聽者歎驚，來如墻進，尋時致賀，後實果焉。及臨滅時，寺之東峯西嶺，蒼柏寒松，色變慘凋，侔於鵠樹。又山之北面，無故崩墜，約百餘丈高。亦有於□從東南崗繞寺行□□□□□□動溪洞聯，於晝夜靡有斷絕。洎門下僧表請樹碑紀蹟，耀于不朽，上許之。乃爲石版，可者尤難，命於南海之濱汝湄縣掘取，以船運至，筭其勞費，何翅千萬？裁及使人到彼□役興功，門人忽於本山之麓□獲石版，狀其高闊，色惟青白，不煩琢磨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雅符神授，具以表聞，上乃悅許。此者以今寺內有故禪師法碣，是新羅末見進士崔姓名致遠者所撰文，其石亦自南海而至，至今多說役使興譏。故□大師在世之時，奇祥秘說，□使□之竹□南山，□之波乾東海，豈能備言而具載矣！臣夢□□□□□學寡雞臆。謬奉綸言，莫抗固辭之禮；覲彰碩德，輒書直筆之詞。而乃嚮碧沼以傾螽，空迷深淺；仰青天而測管，莫究星辰。語類寒蟬，行同跛鼈。苟任抽毫之寄，讎招傷手之憂。乃爲銘曰：

□上之法，不二□傳。月影難掬，露珠莫穿。信衣爰授，智炬□□。□□赫，照耀無邊。非動非靜，何後何先。誰其覺者，我大師焉。靈資太一，誕叶半千。志探龍頷，身泛驪淵。雲遊華夏，浪跡幽燕。清涼山畔，妙德堂前。瞻龍種聖，企雞足禪。仰石霜□，承谷□緣。□□觀奧，□道探玄。游真如海，扣般若船。方迴征棹，偶值戎煙。鶴歸有□，□□□□。暨平寇壘，大闡僧田。倚賴罔極，鑽仰弥堅。道贄四主，名占一賢。恩流朝野，德及人天。吾皇避席，禮甚袒肩。實供四事，何假九筵。跳出京輦，歸卧雲泉。□溪月浸，曙洞霞填。隨身瓶錫，滿□山川。問訊往復，傳驛聯翩。法唯常住，化乃俄遷。慈室壞矣，慧柯缺□。□□□□，池慘白蓮。碑撐山岫，塔聳巖



巔。斯文不朽，永耀蓬壺。

軋德三季歲在乙丑□月辛未朔二十一日辛卯立。剛割業僧□□律奉勅刻字。

《海東金石苑》卷四

碑刻說明：石高八尺五寸，廣四尺四寸，五十三行，行一百三字，正書。在朝鮮慶尚道尚州牧曦陽山。

## 金陵寂樂塔院故玄寂禪師影堂記

北宋乾德五年十一月

徐鉉

士有切問強記以修其內，和光退節以晦其外，而人自仰之，名自歸之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見之于玄寂禪師矣。師名澄玘，姓陳氏，番禺人。既生而孤，天骨奇秀，岐嶷之態，有異常童。常端居靜念，如學道者。七歲復失所恃，母臨終以託其姑曰：「此兒幼有奇應，法當出家，儻果斯願，吾無恨矣。」年十一歲，遂詣本郡從師，十七歲，韶州南華寺正度。于是造詣先達，請益質疑，歷游名山，無遠弗屆，不違類于顏子，起予同于卜商。丁未歲，來止舒州山谷寺，徧閱經論，師門之學，無所不通，然未嘗爲人言也。是時季唐二葉，像法大興，凡聚徒講學者，所在奉之以爲長老。禪師狷狎鷗之志，慕爭席之風，雖衆人與居，而羣望自集，道俗敦請，抗志不從。郡守周公，因人之心，封章上啓，嗣君嘉賞，以詔書命之。周公延至郡齋，親爲致禮。師不得已，乃攝齋即坐，音詞宣朗，寮吏屬目，士庶咸歡。還處精廬，宴居如故。丁巳歲，避難南渡，止于廬山。嗣君召致建康，累徵乃至。迭處名寺，咸敷講席，恩禮優渥，賜號「玄寂禪師」。時之名流，無不景仰。至于誘進後學，開導真筌，激厲憤悱，皆得所欲。乾德五年冬十一月，終于建康龍光禪院，春秋六十有一。後主遣中使護葬，贈送甚優，葬于都城東南隅鳳臺鄉。門人弟子廬于墓次，誅茅構宇，遂成道場，儼設靈儀，式觀遺愛。鉉頃自禁掖，放逐舒庸，閉關却掃，不豫人事，時游灊岳，因獲觀止。容貌閑暇，議論平淡，言意相得，有若舊交。雖慚方外之期，自叶忘形之契。一生一死，已隔于當年；谷變陵遷，復悲于陳迹。弟子嗣昭等，

永懷遺範，願勒貞珉，因述斯文，庶申夙分。年月日記。《徐公文集》卷二八

## 上清右街龍光禪院故玄寂禪師塔碑并序

北宋開寶二

年五月 韓熙載

玄宗禪師塔碑篆額

上清右街龍光禪院故玄寂禪師塔碑并序

朝議大夫、守中書侍郎、充光政殿學士承旨、上護軍、南陽縣開國男、食邑三百戶、賜紫金魚袋韓熙載撰，朝議郎、守中書舍人、充集賢殿學士、知院事、武騎尉、賜紫金魚袋徐鍇題額，將仕郎、試右千牛衛、倉曹參軍、直尚書禮部張藻書。

□婆迦婆，以清淨妙心付迦葉，波迦葉而下，以心□□。二十八傳，珠聯印度；一花五葉，香散支卍。降及曹谿，得灑者衆。然則以一念攝於多灑，以一塵統乎沙界。此念此塵，彼界彼灑。二俱不有，空亦非斷。明是灑者，於大悲海，運普濟舟，開無相門，演不二灑，化有情於一旨，獲當果於上乘，是之謂大善知識者，玄寂禪師其人也。師名隱微，預章新淦人也。夫其珠生媚澤，玉蘊良山，留潤入纏，必歸族姓，故有楊氏之託焉。異人之生，□□□應，既□□□，亦表厥靈，故有光明鑒室之祥焉。軒冕爲累身之資，鼎鐘乃爽口之具，孔翠彬蔚，罔苦隨之，鴻鶴清素，霄漢自得，故有棄俗之誓焉。開無師智，歸不二門。夫爲在家，則有師□。七歲詣□邑石□院道□禪師□弟子，二十依洪州龍光寺智稱律師受具戒。既還而歎曰：「沙門者，達本識心之謂也。且戒惠之學，未足明心；□滅之宗，方爲了義。青山有路，白雲無心。我之持行，豈復他日？」遂徧尋名嶽，歷抵禪林。順義中，卷衣南行，遐趨五嶺。羅山灑寶大師、巖頭真子、德嶺桂孫、智鏡

當臺，共仰不疲之鑿；鴻鐘在簾，咸聆應扣之音。師既解橐雲堂，端襟下榻。玉處石而光華尚隱，虎在山而清嘯難藏。扣我機緣，自知時節。先是，羅山有「師子在窟出窟」之句，海內風傳。一日，灋座高登，海徒雲萃，師遽拜而禮，峻發問端，羅山道眼素明，偉師峭崿，抗聲疇詰，衆莫之知，俄於敬諾之間，豁然大悟。自是朝昏隨衆，語默全真，放曠四儀，盤桓數稔。異日，羅山以師大緣將至，苦諷還鄉。太和中，杖策離羣，擔簷度嶺，漸回江介，涂次龍泉。邑宰李孟俊一覩道姿，深加凝注。邑有十善蘭若，經廢時多，願言葺興，強師駐錫，冀揚大灋，用福蒸民。師具順隨之心，盡檀卹之請。元徒輻湊，淨供山儲。應接隨宜，了無滯礙。有問：「如何是十善橋？」云：「嶮。」「過者如何？」云：「喪。」「參乎祖道，一以貫之，問而數窮，答有餘力，達淡理妙，斯之謂歟！」時先朝端拱萬機，穆清大寶，遠懷道德，思結淡因。保大元季，始自龍泉，詔歸鳳闕，命住龍光梵刹，賜号「覺寤禪師」。高闡一音，將逾數歲，改賜奉先禪院，用迓皇居。辛酉歲春，將有事於省方，利建邦於洪井。千乘萬騎，咸從於和鑾；竒士高人，必先於行在。師首預清剝，簡自宸衷。既抵新都，復住天寧禪院，誨人無數，學者有歸。迨于鼎成之期，難預因山之會。言念三世諸佛，皆人涅槃，吾獨何人，自甘遲暮。其歲十月見病者相，臥方丈中。是月二十七日，剃髮浴身，升堂別衆，勤宣祖意，勉勗後流。語訖而□，形留氣盡，俗壽七十六，僧臘五十六，謚「玄寂禪師」，塔名「常寂」。歲在壬戌二月六日，歸葬于吉州吉水縣仁壽鄉太平里之原，遵遺誡也。今元帥鄭王，備嘗道味，時任保釐，巨捨信財，俾營塔廟。惟師夙弘妙願，應生像季。道峻德充，名符寔備。兒孤神王，語淡氣幽。情高而月冷秋空，格峭而雲生碧嶠。以慈音而演灋，用實智以化人。故得外契王臣，心歸緇素。俄昏慧炬，永絕微言。瞻道貌以長乖，覽清徽而徒在。龍泉廣福十善禪院嗣灋弟子契任、行常，相續住持，小師自明、自滿七十三人，懼歲時之浸遠，恐陵谷之貿遷，願紀金碑，以旌玄壤。其辭曰：

三界茫然兮四生蠢尔，背覺合塵兮死此生彼。有鑠開士兮乘悲應世，端聖寶牀兮片言拈理。道價既高兮回心天子，慈風又扇兮伏膺多士。遠近瞻渴兮慕羶以至，白黑奔礼兮得抵皆止。大緣告終